

董子文集

第三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董子文集

第三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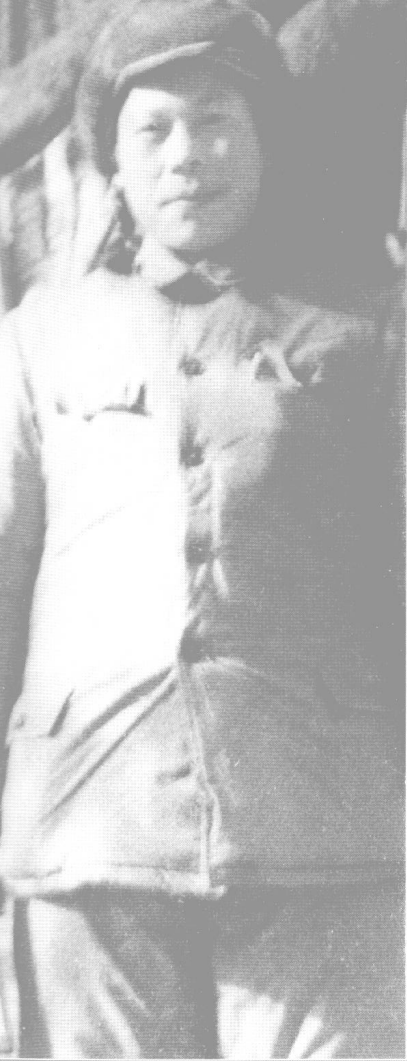
与新四军剧作家叶华（左）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场门前。 1949年8月



打下盱眙城后与潘明、卫振华留念。 1940年5月



第一次过平壤。 1952年



朝鲜上甘岭战罢归来在司令部驻地。
1952年



在上海虹桥俱乐部。 1954年



在北京史沫特莱墓地。 1957年



在越南贤良江边。 1965年



在金山石化总厂建设工地上。 1972年



在家乡李园与人聊天。 1984年



摄于北京小照。 1955年



在上海寓所习字。 1999年



目 录

1	无言的访问
5	拜见老师记
9	关于生老病死
12	“左派幼稚病”
14	致江幼农
19	梨 味
25	豪 雨
29	志在千里
31	座右之铭
34	国宝之外
37	排排坐
40	暖 冬
43	靳以的女儿
47	景云与我
51	老 龚
53	韧 子

55	阮波的乡居
58	我的男同学
62	神 交
64	影 家
68	激流中的友谊
70	重逢日记
87	致 LM
89	独立小屋
92	乡村的童年
161	出生地
163	苦 夏
166	七个铜板
167	我的少女时代
175	小小的长征
182	野孩子、女兵及其他
188	夜 行
196	握笔史话
206	救我于垂危之中
208	两套军棉服
210	我的拐杖
212	双足的命运
214	鞋 子
218	我的消费
220	盲厨师的故事
223	金蔷薇啊,金蔷薇
225	母校和植园
227	投入书中的世界

229	清 风
234	心 曲
237	驼铃吟唱
241	文学之路
256	我为什么写作
258	我的自勉
260	赞一两千字的散文
263	作者的注释
267	和作者的对话
273	我与《收获》
275	农场与创作
288	诗意和风格
290	陈毅《三十五岁生日寄怀》诗注
294	由小见大
296	祝你安居山村
299	小试轻装上阵
301	关于《明天的早晨》的书简
303	他的预见和忧患
305	英雄人物是革命战争文学的灵魂
309	书,我的良师益友
312	小书——《纠纷》
314	真挚的颂歌
318	生活赋予的使命
320	生花的笔
322	如诗如画
324	山水之情
327	八山十七水

330	我读《铁马冰河》
334	我与《万姐》
337	童年风俗画
340	关于《重逢日记》的说明
341	美的摄取
343	介绍《火烧林》
345	恳 求
347	喜读《冰花集》
349	致我的小朋友们
352	《前线的颂歌》后记
354	江南新话
356	《乡村集》跋二
358	《记忆之珠》序跋
360	《初晴集》后记
362	《前方》跋
363	《魂归江南》编后絮语
365	《幼雏集》编后记
366	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
368	《万姐》后记
369	《重逢日记》跋
371	常常注重主旋律
374	《人生不是梦》序
376	《溧阳》序
378	《童年小记》序
379	《女兵列传》(第一集)编后记
383	《女兵列传》(第二集)编后记
385	《女兵列传》(第三集)编后记

388	路发今出书
390	与雷加的通信
404	与于耕的通信
408	与彭龄、章谊的通信
430	与张舸、张建明的通信
436	与王吉亭、许愍的通信
462	与田森的通信
471	与王德洋的通信
484	与程桂芬的通信
506	与朝晖的通信
518	与文友的通信
527	与挚友的通信

[附录一]

531	张留芳 菡子著作年表
-----	------------

[附录二]

549	杜 宣 女兵去矣
553	何 为 菡子回归大自然
555	袁 鹰 菡菖香消,无悔有憾
559	丁 宁 万千心事难寄
565	束沛德 难忘菡子
570	张继仙 悼菡子
572	路发今 为菡子送行
575	修晓林 菡子阿姨
578	张留芳 《菡子文集》编后

无言的访问

——记巴金

《文学报》准备发表一批老作家的访问记,我欣然同意写巴金同志。虽然我常在乡下,两三年来对他只有几次短暂的访问,但自他发表《一封信》以来,我作为他的忠实的读者,听到过他的倾诉;他最近赠我在四川出的几本书,更向我叙述了那属于他的遥远的年代。近三十年来,我们两次同赴战地;十年内乱中,也有不少难忘的回忆,那么,即使我对他的访问几乎是无言的,但我通过事实和对他的了解,也可以写出对他的敬意。

《春天里的秋天》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他的小说,它是闯进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恋爱故事,以后也陆续看到他那时发表的中长篇小说。我所生活的女子师范学校,正被封建统治和它思想的影响窒息着,于是巴金引用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在我们的本上,留下粗壮的字迹,确实起过解放思想的作用。他还引用哲人的话:一粒麦子活着,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死了,会长出许多的麦子来!对生物的价值,给以富于想像的活力。这些都是他的小说给我充满信念的启示。至于觉慧的出走,更指出我们要选择的道路。在革命队伍中就有不少是仿效觉慧的。虽然巴金未能指明走向哪里,他自己也大都是孤军奋斗,但仍不失为一个先驱者。

解放以前,我曾听说巴金是只能用笔说话的人,果然,在解放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在发言时悄悄离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信。我有时远远地看着他,他那谦虚朴讷的表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甚至认为伟大的作家就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在朝鲜却出现了奇迹。靠近志愿军政治部的时候,我们想到志愿军会欢迎我们这批祖国来的创作人员,会期待着作为我们组长的巴金同志的答辞,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巴金同志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动声色,没有一句推诿的话。彭总会见我们以后,在矿下的志愿军政治部礼堂里,正放两部电影。他借着放映机旁的弱光,修改补充自己的发言稿,嘴里还念念有词。后来在正式的欢迎会上,他从容地站起来,并且不用发言稿,对着人群做了亲人般的谈话。开始,我看他手里没有发言稿,心里很慌。随着他的吐字和人们的表情,我释然了。掌声中,我感到巴金同志第一次作为集体代表的成功,是他在陌生的战士面前怀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是他公开讲话的第一次,虽然很像小学生背书,但看到这位近半百的人那么认真地背着,谁能不感动呢?!这之后,我还听到他不少即席发言,都是很得体的,有时不免带着滞重的讷讷之声,但它却蕴藏着不尽的深情。他平时近乎羞涩的沉默,他像白雪一样的朴素,都使我深深地产生了崇敬之情。

巴金两次赴朝,比我们谁都呆得长。上甘岭战斗前夕,我走过他们所在的中线防地,那是东线与西线高山之间的一段丘陵地带,驻防工事的石质松软和比较开阔的地形,都使我担心他的安全。我频频回首,想着他是我们中的年长者却慨然允诺到朝鲜前线;他在大家执笔之前第一个写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战斗中孕育了《团圆》(即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兄妹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就是朝鲜战地全体指战员的一个胜利。

巴金的生活简朴得使我惊异。他平时布衣布鞋,从不挑剔饭菜。上战地时,途中不问遇到什么险阻,他从未抱怨,也不讲一句多余的话。他不能胜任艰难的步行,但他从没有什么失误。和他在一起行军,时时感到踏实、安全、庄严。他的勤奋更使我愧疚莫

名,不问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在不断地写,不断地学习外语。赴朝之前,他住在我的隔壁,我不时听到他在读俄文的单字。无论在哪一方面,我觉得他都是可敬可亲的。

过去我曾把俄国的赫尔岑和契诃夫看作是与巴金有联系的作家,巴金译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我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六十年代碰到巴金,他又送了我一册,我更为珍视。私心认为巴金的气质(坚定的信念)和优美的文笔(把感情化成文字),与赫尔岑有相似的地方,在《往事与随想》的译后记中,巴金心中的赫尔岑,正是他的老师。契诃夫一生与庸俗作斗争,连他的容颜“也愈来愈变得严肃、深沉和优雅”。巴金的纯朴真挚,也可与契诃夫相比。在绝望的七十年代初期,我逐渐觉得世界上不容“友谊”、“真诚”存在,当我怀念谁或回忆往事时,就有一双脚(感觉上是铁蹄)在我的头上踏过,仿佛要踢开我过去的一切。有时偶尔打开封存的赫尔岑和契诃夫的作品,我像怕火一样地看着它们,就是这些书使我这样痛苦而矛盾,不得安宁,因之也曾迁怒于巴金:你书中的“心”呀,“爱”呀,岂不也诓骗了我?但是一个人没有信念,人们之间没有友谊和关怀是活不下去的,这样活着比死更难。这是我在十年内乱中感到最痛苦的事。

不过在我内心深处,也自有巴金独特的风貌存在着:他从不迟到早退,认认真真地做他力所能及的劳作,每看到他拣菜除草,我把他看成一个自食其力的老农;他没有参与对任何人的揭发批判,从而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正直;他没有丧失信念,默默地承担苦难,每顿却努力咽下一定数量裹着白糖或辣酱的馒头。在“牛棚”里他还在学日语。有一次我还发现他星期六就写好了星期天的“思想汇报”,这种“超前”行为,天地可鉴,是值得效仿的。

“文革”以后的巴金,带着创伤和悲痛,迅速站起来了。证明他“比有些人更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除了真挚纯朴而外,他敏锐而清醒,高瞻远瞩,虚怀若谷。责任和真诚使他

不停地挥笔,畅所欲言,以总结历史,干预生活,解剖自己,他的独特的文学创作,已经和将要增添社会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过去和现在,他都忠于自己的职责。解放前的二十年,从他一九二九年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算起,每年当有二十万字与读者见面。解放后的作品,我也粗匡一下,已发表的也在八十万字以上,这样的数字,也把他的晚辈如我者,远远地抛在他的后面。

一年多以前,他为自己订了到一九八四年(八十岁)的五年计划: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在这些数字面前,人们可以有丰富的想像,我只牢牢记着,他一年得写三四十万字,四川出的他的两本近作,已有二十五万字,翻译和未发表的还未包括在内。一九八〇年他又写了多少呵!

明知他闭门谢客,每次回到上海,我在他的门前徘徊,终于揷了门铃。我只不过想见他一面,如果正是他稍事休息的时候,我就上楼坐一会儿,瞧瞧挂在他面前的肖珊的照片,也在他曾写过的那面大镜子面前照照自己,到他的写字台前看看他正在复写的创作或译文。像过去一样,我们只有几句近于普通的寒暄,但我现在望着他,却跟过去不能一样,我默默地向他发自内心的倾诉。其实何必倾诉,他和他的镜子已照出了我。想着他第一个提出“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话,我总是迅速地离开,带着激励和鞭策,不能忘记那些被糟蹋了作家称号的日子,赶快下去,努力写吧!

1981年2月写于故乡

拜见老师记

孙起孟先生是苏女师的训育主任,我们终身的导师。我在一篇《信仰和崇拜连接在一起》中写道:那时集中崇拜的还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孙起孟先生。无论我这样初一的小同学,还是已毕业离校的妇女运动家罗琼、胡耐秋,对老师的崇拜都是虔诚的。陕北广播电台最早的工作人员孟启予,顾名思义,她是以与老师有关的名字投奔革命的,此时全国各地正成长着一批孟启予们。老师当然已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现在是民建的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解放近半个世纪以来,去拜见老师就有回到儿童时期的雀跃,真像过年一样。一九四九年初,我到北京开妇代会,大约从女师老同学吴全衡那儿知悉:老师也到了北京,在周总理身边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的召开。我也不问老师是否认识我这个十四年前小小的学生,就跑到六国饭店去找他。老师见我并不陌生,他已知道我在解放区写过《纠纷》,从学校出来就当兵,很喜欢似的。他马上摇通了老同学吴文藻的电话,她是我们女师领导学潮的,现在已是北京公安分局的负责人。老师对着话筒说,现在有个小妹妹跟你讲话。老师多疼爱我们啊!我含着眼泪向学姐汇报了我的情况。后来吴文藻还用摩托车载我到她家玩过。

我们知道老师是真正的忙人,不敢打扰老师。倒是老师想见见我们。一九五七年趁吴全衡赴民主德国常驻国际妇联,我们同

学二十多人在罗琼家聚会,见到了老师。他的学生大都是妇女界、文化界的名人,三五十岁了,在老师面前,还是幼稚可爱的小学生。老师眯眯笑着,我们相互告知在什么地方工作,住在什么地方。老师那时是中央人事部的负责人,好像我们个个都在他的心中。师生之间有那么融和的满足。

一别又是许多年,其中有个“文化大革命”,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到了八十年代,为编《女兵列传》,有一年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过春节。住在晨光街的女师好友殷国秀,邀了罗琼、吴文藻约我去南沙沟看老师。年初二,我兴奋得早饭没吃等在门口,到了老师家里,我还不觉得饿,只是有点傻样。老师问我吃了没有?我随口答道,没有。同学朝我眉目示意,我想招待所九时开饭,我说没吃是对的。于是大家吃了师母煮的酒酿丸子,老师还夸我说了实话。

带了老师的鼓励,我从从容容地进入晚年,笔耕不辍。不去北京了,老师留在深深的怀念之中。老师职务多了,我常常从荧屏上寻觅老师,打开电视机,我心灵上有感应,总可找到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师。眼睁睁地看他哪怕十分之一秒,不知老师有感应否?虽不能拜见,却给老师写过一封信:

敬爱的老师:您好!

您十月二十三日写的信收到了,还有附来的珍贵史料。老师,我真不敢打扰您呵。九月拿到《记忆之珠》,给国秀和文藻姐各寄一册时,也曾想向您献上一册,作为我向老师的汇报。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孟启予”的报告,不问是生活方面,还是文笔方面。至今我还和在学校里一样;是老师最幼小的学生。从走上生活之路,老师的精神就牵引着我。因为书上印错许多字,油墨又重,我怕伤老师的眼睛,想了许久没有寄。这次就奉上作个纪念吧。《玉树临风》是刘帆编的,我至今只